

雪似 故人 人似 雪

林燕妮著

林燕妮
爱情小说
香水散文
系列

《林燕妮爱情小说
香水散文系列》

男痴女迷
缘

雪似故人

死在昨日
人似雪

红尘结怨

青春之葬



雪似
故人
人似
雪

林燕妮著

林燕妮
爱情小说
香水散文
系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似故人人似雪/林燕妮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
1998. 12

(林燕妮爱情小说香水散文系列丛书)

ISBN 7-5006-3115-4

I. 雪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0086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

01-1998-2207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092 1/32 13 印张 2 插页 256 千字

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 定价: 19.60 元



用香水写作

金庸

有一天晚上，五六人在林燕妮家里闲谈，谈到了芭蕾舞，林燕妮到睡房去找了一双旧的芭蕾舞鞋出来。鞋子好久没穿了，但仍留存着往日的爱娇与俏丽，她慢慢穿到脚上，慢慢绑上带子（Degas 粉笔画中的神姿吗？），微笑着踮起了足尖，on point 摆了半个 arabesque。她眼神有点茫然，记起了当年小姑娘时代的风光吗？

我想小姑娘林燕妮没有大姑娘林燕妮好看。她现在的好看之中混合了许许多多知识、眼界，从书中和音乐中得来的气质，纽约、巴黎、罗马等等大都市氛围的浸润，微微成熟的芳香，法国叫做 chic et elegante 的。

这些气质，飘在她的散文里，在她粉红色的枕头边，纯白色的沙发旁，紫色而洒满了香水的信笺之中，浮在她 chinchilla 毛皮的地毯上。枕头、沙发、信笺都是真的，那奢华得不成体统的地毯，只是她的想像。她的小说也是那样的——精致，雅洁，有时奢华得有点“暴殄天物”（像《人家的男朋友》中那个东尼所说的）。

任何文章都是文如其人。林燕妮的小说是用香水写的，是用香水印的，读者应当在书中闻到香气。虽然，油墨中并没有真的香水，但你读着的时候，不是闻到了成熟的小姐们的华贵香水吗？

雪似故人人似雪

她的小说别有一种风情，用小说的形式来欢笑和叹息，但更多的是一些无可奈何的惆怅，许多排遣不了的愁闷。她把女性的心理细细雕琢、细细描绘，她所写的都是大都市中成熟的美丽而有钱的女性。她们的烦恼和愁苦其实没甚么大不了，往往是她们自己的任性和高傲所造成的，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哀伤。很少会有人把大都市中这些有钱小姐的烦恼写得这样真实。拭在瑞士真丝手帕上的眼泪，也是痛苦的眼泪。

李清照，朱淑真，以及中国古代许许多多闺秀作家留下来的诗篇，有些真的十分深刻，十分动人，只是内容太千篇一律了，始终是“闺怨”。现在女作家写小说，题材就可变幻万千，人物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个性。林燕妮的小说都是“爱情小说”，但因为角色的身份个性不同，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爱的方式，但整个说来，仍是一个主题的变奏。这主题是：“女性因得不到理想的爱情而烦恼”，理想太美丽，而人世太平庸。文学创作的推动力之一，是头脑中美丽的想像在浊世中无法实现。在男人，有宗教性的，政治性的，军事性的，社会性的，对于女作家，不论古今中外，惟一的主题始终是爱情。

林燕妮笔下许多女主角都很可爱。《盟》中的女鬼、《十小时》中的海伦、《痴悼》中的在水上放烛盏的女郎，我尤其喜欢。她笔下那些男人，相形之下就差得远了，甚至《短短的梦》中那亿万富豪杜先生，也实在不值得女主角为他做梦，不过她的未婚夫更加糟糕。而人总是要做梦的，那就没有法子。世上男子皆如是，可爱的小姐们，怎么能不烦恼

用香水写作

呢？读林燕妮的小说，使男子们不觉都有贾宝玉式的自卑，天下男人都是泥做的，女子都是水做的。不过林燕妮写得很真实，在爱情上，天下男子的确似乎都是泥做的。（她以后再写小说，把天下男子这些泥娃娃们，用彩笔涂上一些好看的色彩吧，否则，小说中那些美丽的小姐们仍会继续烦恼，而读者们将为这些美丽的小姐心疼。）

说她写得很真实，因为在她笔下，在尖端的工商业大都市中，男男女女在爱情上也摆脱不了工商界的价值观念。那些“嫁不掉的美女”所以嫁不掉，不是因为她们的条件不够好，而是条件太好了，男人们娶不起，好比三颗一百克拉大钻石，在玻璃柜里散发璀璨华美的光芒，普通人连多看一眼也不敢，更不用说去问问价钱了。小说中许多美女的惆怅，都是因男女间的条件配不拢而产生，这是现代化的“门当户对”，很不罗曼蒂克，但很真。

自序诗

自序诗

林燕妮

迢迢寒路远
我穿上你的影子
一朵雪花
一片叶子
风卷着
我的名字你的心

我拿着手枪
她朝着我们的家闯
我的火燃着地狱
血染了雪花

天本是被地本是床
浪子不识有家
雪与海
这边绵绵意
那边辣辣情
我拥着
雪的灼痕
海的沉舟
故人是我和你和她

目 录

目 录

用香水写作	金 庸 (1)
自 序 诗	林燕妮 (5)
第 一 章 似是故人来	(1)
第 二 章 雪上的烙印	(16)
第 三 章 云端一觉	(26)
第 四 章 驿旅萍踪	(45)
第 五 章 不一样的雪	(85)
第 六 章 海上的日子	(105)
第 七 章 无形的情敌	(143)
第 八 章 荡女豪情	(178)
第 九 章 花城爱恨	(208)
第 十 章 为你而疯	(243)
第十一章 如谜的杀手	(287)
第十二章 无人的约会	(336)
作者简介	(405)

第一章 似是故人来

香港的十二月中，虽然寒风已起，但这不是个有雪的地方，对北方来说，仍是蛮温暖的。

雪儿心中，是一片白，还记得那年一月在巴黎的香榭丽舍街随街游荡，仍没必要穿皮裘，好一个蓝天。正在欣赏欧洲冬季那不应有的蓝天，她几乎以为自己在南加州，那只铺着几片薄薄轻纱白云的千里蔚蓝。

仰首间，突然一片片鹅毛细雪像丝花飘下来了，疏洒玲珑，像蓝色的天空撒下来的一撮撮白羽，更像首蓝白舞曲。这意料不到的喜悦，令雪儿不禁脚步像华尔兹一样，走几步，转个圈，伸出皓白的双掌接着片片薄薄的白雪。

然后她呆住了，记起他的沉伤声音：“那回我在挪威，灰暗的天，白茫茫的雪，我便想起你。”

雪儿凝视着掌心中的雪，已化为一滩冰水，只余下不完整的未融冰颗，都没有雪花的精雕细琢、镶花似的形状了。

在出神间，要不是母亲推了她一把，她倒忘了自己身在启德机场排着队，刚好轮到她拿登机证了。

大舅舅思进把她的两件行李放上运输带，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替行李贴上目的地的机场名字，她去的是北海道。

“才去那么的几天，却带上两大箱行李。”母亲嘀咕着：“其实去什么？圣诞都快到了，搁下我们自己去玩！”

舅舅怜爱地搂着雪儿：“人家旧同学约好的嘛，毕业五年后，女孩子们重聚滑雪一次，很难得的。我的学校便散沙一团，离校之后各奔前程，见面也是偶然碰上。”

母亲问：“有多少个女孩子啊？结了婚的也独个儿去？”

“我们的叙旧约会，是不论已婚或未婚，一律单身去。”雪儿吻别送机的母亲和大舅舅：“不用送我入闸了，有十五六个女同学在北海道等着，你们放心。”

只有她知道，其实并没有人等着，她是一个人去的。

在机舱里，雪儿很沉默，她穿了件白衬衫，深蓝色的绒裤子，整整齐齐地披了件深蓝色绒大衣，男装式对襟反双尖领的，像个学生。她的脸孔年轻过她的二十六岁，一双静如秋水的清澈眸子，令人感到她未经世事，好像处处需要人保护的样子，加上她如皓月般的静态美，虽然她坐在窗口位置，空中侍应生们不论男女，都不禁多看这怯生生的女郎几眼，殷勤地问她需要多一张毯子不？要不要喝点什么？

雪儿什么都不要，甚至不要吃餐。

她的心在怔忡着。他没说过会来，他知道她在北海道山上，那一家离滑雪山坡不远的酒店等他。

她也准备好了，她的行李中用衣服包着一把裁刀，薄得切得开雪片的，利得可以把一朵雪花横面剖成两片的，假如她够手快，假如雪花不融掉的话。

雪花是他还是她，得等到见面时再决定，但那一刀，是一定会用的。

到了北海道的酒店，天已灰沉，滑雪的人在下午五六时已回来了。

第一章 似是故人来

她的房间在楼下，从天花板到榻榻米的落地大玻璃窗，让她看得见外面，然而窗外一片黑，她看不见什么，只知道雪在密密的下。

问过款接处有什么人留过口讯、电讯给她。没有，答案是没有。雪儿吞下一口酸苦，浑身有阵刺骨的寒冷，到热烫烫的浴池泡个风吕去。

汤一般沸腾的天然温泉水，把她白得透明的皮肤烫得如血染玫瑰那么红，热气蒸腾，她的每根微丝血管都像爆炸了、裂开了。

浴后披上件棉布日本浴袍，带着粉脸上两团绯红，雪儿患得患失地向房间走去。她有意地走得慢一点，她害怕太快走到房间，发觉他仍然未到，她希望拖长时间慢慢地走，门开了，他含笑在等她。他一定会来的，纵使他没承诺过。

走到门口，雪儿犹豫地开了门，在灯影中，有个人背门向窗地坐在地上，那是个不熟悉的身影，一回头，竟然是个女的。

雪儿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，二十八九岁年纪，一张下巴尖尖的瓜子脸，五官都是细小的，乍看上去像日本人，但从她的坐姿神态看来，却肯定不是日本人，特别是那双精明而毫不腼腆的眼睛。

雪儿隐隐感到事不寻常。两个女人的眼睛对望了一下。

那女人缓缓地转过身来，正对着雪儿，抱膝打量着她，像警察审视犯人一样。

“你是谁？”雪儿直觉地感到她的身份，但她极力不让脸上流露任何表情。

“我是他的妻子。”那女人说完了之后，转身再向窗外，一片不屑再看她的模样。

“谁是他？”雪儿问。

“你知道他是谁，何必明知故问？”那女人背着她说。

“我不喜欢人家背对着我说话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请你出去。”雪儿打开了房门。

那女人动也不动：“请你把门给关上。我从三藩市千里迢迢飞来，自不容易这么的便出去。要是不喜欢，你可以出去。”

“这是我的房间。”雪儿再下逐客令。

那女人轻笑一声：“是你的房间吗？这房间不是用程杰先生夫人的名字订的吗？我正是程杰夫人，护照上也这么写。你呢？我随时可以叫酒店的人赶你出去，你是假冒程杰夫人住进来的。”

他不来，他的太太倒来了。雪儿的心里既恼且恨，她的全盘计划完全白费心机了。

为什么他不来？为什么他的太太会知道？她给他的电传，全部是用一家捏造的公司名字，她挂给他的长途电话，全部打到他的办公室里，他太太不在的地方。

到底是他自己告诉了太太，还是她把他审问出来了？没种的男人，他出卖了她。

那自称程杰太太的女人说：“你所收到的电传，是我回的，你以为是他回的？你以为你跟他通过电话？那只是个

声音跟他相似的男人而已。嘿嘿，一直跟你联络的是我，不是他，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，倒劳烦你到北海道来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他不知道。”雪儿是先挂长途电话，然后电传的，第一次通话，明明是程杰的声音，她怎会认不出他的声音？她连他的呼吸也认得出来。

至于跟着的电传，雪儿为了审慎起见，都是用打字机打的，用的亦是公司名字，连姓名也是签个男人名字，大家约好的。而回电，亦是打字的，是程杰签的名字。难道居然不是他，而是他的太太？

那女人依然背对着她，没有转过身来的意思：“我不要知道你的名字，谁要知道？”

雪儿这辈子都没让人这么奚落过，她料不到程杰娶了个这么厉害的女人，他怎会喜欢这么厉害的女人？这些年来，他让她柑制得怎样了？

那女人悠然地说：“不要期望我会多看你一眼，你没这个资格。”

“你不愿意转过身来便别转身，你以为我有兴趣看你的样子么？”雪儿不禁心头火起：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那女人说，“你是等不到他的，也不会得到他。”

“谁说我要得到他？”雪儿反唇相讥：“看来，得不到他的是你，不然，何苦紧张得从三藩市鬼鬼祟祟地跑来？程太太，我可怜你，他对你不大好吧？你对你自己的丈夫所知有多少？你根本不晓得我跟他是敌是友。”雪儿想着行李中那把裁刀。

“是友，我不容许。是敌，我要保护他。”

那女人居然叹了口气：“做女人，是不容易的。你结过婚没有？”

“这个不关你事。反正你不知道我是谁。”雪儿只想弄走这个女人。

“你不说我亦不再问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想独占一个男人，女人要受许多苦，没结过婚你便不会明白，结过了婚你便会明白。程杰的风流账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？要是我没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过，也不会懂得假冒他的名字回你的传真信件了。你以为他只爱过你一个？忘不掉你一个？你是一厢情愿，自讨没趣。”

两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剑拔弩张，程杰太太起初咄咄逼人，到现在仍是咄咄逼人，雪儿恨不得将裁刀从行李中拿出来，一刀割断她的喉管。

“程太太，程杰和你相识了顶多七年，七年能有多少算得是账的风流？七年能有多少个忘不了的女人？只不过你什么账都算，你没信心他爱你而已。自寻烦恼，自讨没趣的是你。”

雪儿平日沉默寡言，但逼起她来，也是口舌不饶人的，特别是对女人。

“假如你做程太太做得那么痛苦，便不要做啦，你才是一厢情愿呢！”雪儿以牙还牙。

那女人听了“一厢情愿”这四个字，仿佛中了弹，飒地转过身，站了起来。

雪儿这时才看清楚她那细小的五官，眼睛是小的，但不

是眯眯眼，是小号圆溜溜的眼睛，鼻子纤巧，鼻尖微微向上翘，像洋娃娃那般，嘴唇不薄，但很小，樱桃嘴巴。这是张娃娃脸孔，但没有娃娃的甜美无邪，那是张超龄了的、充满怨毒的娃娃脸孔，这令她看起来更加诡异。她的身量不高，只有五尺二寸，比雪儿矮一个头，短短的头发，跟雪儿的长发是个强烈的对比。雪儿不禁又多恼程杰几分，这样的女人，也可以娶的？那矮小的程太太的满脸恨意，分明写出她的婚姻并不愉快。

“你马上离开这个房间，假冒我们夫妇俩的名字订房，扮程夫人，等我的丈夫来幽会，没这个便宜给你捡！”那女人说。

雪儿跪在榻榻米打开行李，把卷在羊毛衣内的裁刀拿了出来，推出了三寸长的一截：“假如，我不是来跟你的丈夫幽会，而是来杀他的呢？你肯代他受这一刀吗？”

那女人一时吓呆了，但随即坚决地说：“一定。”

“是吗？”雪儿拿着裁刀向她步步逼近。

正在此时，门轻轻敲了两下，侍役把个高高俊俊、披着米白干湿大衣的男人带进房来，那男子看见此情此景，马上把侍役打发出去，关上了门。

雪儿怨怨地说：“程杰，为什么你让妻子来了？”

“她不是我的妻子，她只是我的秘书！”

程杰料不到有这个变故，他是个脑筋极快的人，第一句话便交代了这件事，炯炯的眼神，先向雪儿扫一眼，示意她别作声，然后定睛注视着那矮小的女人：“希素，你在干什

么？为什么冒认是我的妻子？”

那个原来叫做希素的女人，看见程杰一脸的严峻，害怕得抖了起来，脸色苍白。

雪儿看在眼里，显然程杰并不知道她来找她。到底程杰和他的秘书有什么关系？电传公文经秘书的手不出奇，为什么她要假冒程太太来？想把雪儿逼走？难道是程杰的妻子叫她这样做的？雪儿心里有一千个疑团，握在手里的裁刀还没有放下。

程杰瞥到雪儿手中用力握着的裁刀仍指向希素，诧异地看了她一眼。

雪儿不作一声，把推出三寸的刀片退回刀柄内，插在紧缠着纤腰的浴袍带子里，

“希素！”程杰低喝一声，半点笑容也没有。

希素一见了上司，便判若两人，敬敬畏畏的、服服从从的，她心里凄苦，两行珠泪挂了下来。多年来她倾心于她的上司，每看见他和妻子恩恩爱爱的出入，她只有羡慕。每次替他挂电话给女人和替他接女人的电话，她都是那么的妒忌，怎么他从来不多看她一眼？

当他的秘书当得久了，她分辨得出哪些是真正公事信，哪些是约他幽会的信，程杰是个爱情骗子，希素知道，但是她多么希望他把她骗上一骗，她是那么的甘心，那么的情愿，她每天都在盼望着，每天都在忠心耿耿地等着，然而她每天都在失望着。

有时程杰出外午膳，她会跑进他的房间，反锁了门，在他的办公椅子上呆坐半天，那一刻，程杰是属于她的。有时